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阅读史 / 陈晋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ISBN 978-7-108-05522-4

I. ①毛… II. ①陈…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②毛泽东 (1893 ~ 1976) — 治学精神 IV. ①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3021 号

责任编辑 胡群英 龚黔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康健 薛宇

责任印制 卢岳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一、书山路上的风景 1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1

毛泽东怎样读书 8

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11

阅读和毛泽东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17

二、求学时期：阅读与寻求“本源” 24

“读书要为天下奇” 24

“择书”而读，读出个湖湘学风 28

“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32

《伦理学原理》：读奇书，做奇男子 36

三、五四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43

阅读为“主义的结合” 43

新思潮的“追星族” 48

打开“思想房间”之后 51

《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唯物史观前奏曲 54

《共产党宣言》：确立信仰及其以后 58

四、风云途中：阅读与实行革命 64

编书：从宣传到农运 65

山沟沟里的知识饥荒 68

三本经典送来一场“及时雨” 71

五、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75

“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75

“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79

“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81

六、抗战前期：阅读与创新理论 85

解决“本领恐慌” 85

《战争论》：“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89

读谈“老中国” 93

《水浒传》：古为今用的“工具书” 101

研究“新东西”：成为思想领袖 107

七、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 113

阅读与延安整风 113

“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117

从《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取政策 120

从《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学经验 123

为破解难题研究经济文化 128

认清近代中国 131

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35

《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 140

八、在新中国：一张“精神地图” 145

九、建设年代：阅读承受之重 160

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60

过渡时期与两本苏联经济书 163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 167

从良好开端走向曲折的阅读 169

用两本苏联经济书阻止“共产风” 173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177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感慨 181

十、政治路上：读书、荐书和编书 185

比较中外宪法文本，制定“五四宪法” 185

读谈“红学”，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88

推动报刊争鸣，落实“双百”方针 193

评价苏联“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 197

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200

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203

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国际局势 206

推荐三十本马列经典，着眼防修反修 210

未竟之志：“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214

十一、心智交流：书香润物细无声 217

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217

调查风物历史的别致途径 221

表达人事期待的良苦用心 224

个性化阅读的人文兴趣 227

十二、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 231

读书与“文革”的矛盾 231

“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235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238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242

在“西学”领域的追问 246

“对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看起来有兴趣” 250

读谈拿破仑战略失误的背后 255

“评法批儒”为哪般 258

从笑话到字帖：消遣还是解忧 262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265

十三、揽文治史的情怀 271

《楚辞》和《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272

《红楼梦》：小说怎样成为历史 279

《鲁迅全集》：和鲁迅之心，何以相通 287

《二十四史》：一篇读罢头飞雪 298

后 记 313

一、书山路上的风景

常言道，书山有路。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讲他的阅读史，既是看他在书山路上的阅读风景，也是领略他精神个性的风景。

沿途细巡之前，不妨在入门口微缩景观处稍作留步。预先体会一下，走进毛泽东的阅读世界将看到什么。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可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通过文献和亲闻目睹的情况，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书籍，

最早是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编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此后，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在编写上有所原创的著述，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见。为全面反映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专家学者，历经七年时间，汇集毛泽东批注评价和引用发挥一千余种著述作品的材料，编纂了一套《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十一编。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点地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人们常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也越大。毛泽东博览群书，所拥有的世界之大，从十一大类的阅读范围，即现出轮廓。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在那个年代知悉和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却引为政治语言素材，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是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1920年代经鲁迅推荐，

方为人知。毛泽东最晚在 1941 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形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 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遗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 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 年，他推荐 12 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 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 年，他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

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他喜欢读哲学，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

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读史其实是个大概念。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

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他读的西方著述并不算少。

青年时代，毛泽东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1959年5月15日会见外宾时，他还回忆说：“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当时，他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做的笔记，毛泽东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和《法兰西内战》。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

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

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

毛泽东比较注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做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这与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有关。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

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1960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

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19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

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研究拿破仑的书，就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诸如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他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19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方面的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十本哲学书